

# 艺术之约

Ma  
ler

## 马勒 *Mahler*



马勒作品的最高价值不在于它通过引人注目、大胆、冒险或怪诞等显示出来的新奇，而在于这种新奇被融入到优美的、充满灵感的、深刻的音乐之中，在于这种音乐高度的艺术创造性和深厚的人性内涵所具有的永久价值。这一切使之在今日仍充满生命力，并拥有美好的未来。

——布鲁诺·瓦尔特

徐轶玮 刘昕 编著

# 艺术之约

*Mahler*

# 马勒

徐轶玮 刘昕 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勒 / 音渭, 景作人主编; 徐轶玮, 刘昕编著. --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5.9

(艺术之约)

ISBN 978-7-5440-5888-9

I. ①马… II. ①音… ②景… ③徐… ④刘… III. ①马勒, G. (1860-1911) - 传记 IV. ①K835.2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4124号

艺术之约·马勒

(YISHU ZHI YUE MALE)

音渭、景作人 主编 徐轶玮、刘昕 编著

出品人 雷俊林

策划人 孙轶 魏雪萍

责任编辑 许亚星

装帧设计 王春声

---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地址: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0351-472980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19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0-5888-9

定 价 31.90元

---

# 来赴一场艺术之约

(代序)

每个人都与艺术有缘。

不管你是否懂音乐，总会有一些动人的旋律在你人生经历各个场合一次次响起，种进你的心里。

不管你是否爱音乐，总会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被一次次提起，深深刻在你的脑海里，构成你的基本常识。

总有一次的邂逅，你愕然发现某一段熟悉的旋律是来自某一位音乐巨匠的某一首经典名曲，恰如卯榫，完成了超越时空的契合。

永恒的作品，永恒的作者，是伴随我们的文明之路一直前行的。而这套书，便是一封跨越世纪的邀请函，翻开它，来赴一场艺术之约。

它讲的是音乐家的人生，同时用人生的河流串起每

一处绝妙的风景，即音乐家们的作品。他们的生命从哪里开始，他们有怎样的家庭、怎样的童年、怎样的爱情、怎样的病痛，又怎样成长、怎样探索、怎样谋生，那些伟大的作品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诞生……你会在这里一一找到答案。

他们其实不是艺术圣坛上那一张用来膜拜的画像，而是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哀有乐。巴赫一生与两位妻子结婚，生有 20 个子女，但只有 10 个成活；天才的莫扎特只有短短 35 年的人生，而舒伯特更短，只有 31 年；瓦格纳娶了李斯特的女儿；勃拉姆斯是舒曼的学生；贝多芬中年失聪；舒曼饱受精神病的折磨……每一首曲子，都不再是唱片上的音符，而是与鲜活的生命相联系。你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那些乐曲是由怎样的双手来谱写和演奏的。

当这许多位音乐家汇集到一起，便串起了一部音乐史，他们是音乐史的链条上最璀璨的珍珠。每一位艺术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呼应，他们是自己的传主，同时又是其他传主的背景。有时，几位名家同时出现或前后承接，你会发现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竟如此相近，你仿佛来到了 19 世纪维也纳的鼎盛时期，教堂的管风琴、酒馆的乐队、音乐厅的歌剧、贵族城堡的沙龙，处处有音乐缭绕。你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正在去宫廷演

奏的路上，正在教堂指挥着唱诗班，正在学院与其他派别争论。

你的音乐素养不再停留在几段旋律、几个名字上，你与艺术的联系更加紧密。你会在一场音乐会上等待最精彩的乐章，你会在子女接受音乐教育时找出最经典的练习曲，你会在某个地方旅行时说出哪位音乐家曾与你走过同一段路。

更重要的——你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艺术的美好，享受精神的盛宴。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雷霆万钧的激昂力量；舒伯特的《小夜曲》，那如银河繁星般浪漫的梦境；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那如天官圣殿般的纯洁神圣；柴可夫斯基的《第一交响曲》，那如海上旭日般的华美绚烂……

林 琦

2015年6月于北京

# 目 录

## 第 1 章 伊格劳的童年时代 / 001

奥地利帝国的犹太家庭 / 001

神童诞生 / 007

死亡和白日梦 / 016

## 第 2 章 在维也纳音乐学院 / 022

初到维也纳 / 022

布鲁克纳的高徒 / 030

人生的十字路口 / 038

## 第 3 章 辗转于小剧场 / 047

在莱巴赫和奥尔米茨 / 047

在卡塞尔 / 054

在布拉格 / 062

在莱比锡 / 066

第一交响曲——“巨人” / 073

## 第 4 章 指挥生涯新高度 / 080

在布达佩斯 / 080

惜别匈牙利 / 088

在汉堡 / 095

“作曲小屋”一号 / 107

向维也纳进发 / 119

## 第5章 维也纳的黄金时代 / 126

新官上任 / 126

分离派的舞台设计师 / 137

接管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 / 146

“作曲小屋”二号 / 157

阿尔玛的马勒 / 162

著名指挥之妻 / 169

## 第6章 愁云惨淡维也纳 / 177

命运的重击 / 177

从《莎乐美》到《千人交响曲》 / 183

告别维也纳 / 194

## 第7章 在纽约的暮年 / 204

大地之歌 / 204

与爱乐协会委员会的龃龉 / 211

生命的最后时刻 / 219

## 附录 马勒年谱 / 228



## 第 1 章：伊格劳的童年时代

### 奥地利帝国的犹太家庭

你可曾看过电影《魂断威尼斯》？如果你看过，想必一定记得片中那旋律悠扬的插曲，甚至会轻声哼上几句。你又可曾知道，这首插曲就来源于马勒的《第五交响曲》。

这首交响曲是 1902 年写成的，可是在将近 70 年后的 1971 年，它仍然活跃在银幕上，成为影迷心中不朽的经典。它为什么有如此无穷的魅力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家马勒的世界一探究竟吧。

故事得从 1860 年的奥地利开始说起。当时统治奥地利帝国的皇帝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欧洲历史上很少有哪

位皇帝像他一样，统治着如此辽阔的疆域——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以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波兰、乌克兰和意大利的一大部分。此时已是 19 世纪后期，这位皇帝已不像他的前人一样热衷于赞助艺术事业了。他只对行军作战感兴趣，除了阅览军队花名册之外，他从未读过一本书。尽管如此，他对文化艺术领域特别地宽容，帝国首善之区维也纳仍然保持着自格鲁克、海顿、莫扎特以来培育的浓郁的音乐氛围。

没有贵族的支持，艺术家们想要生存下去实在不容易。马勒戏剧性的一生就是挣扎在依靠指挥赚钱和利用闲暇作曲这两者之间的。所幸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市民阶层——特别是犹太市民崛起了，他们从贵族那儿接过了支持音乐的接力棒，用一己之力培养起了音乐家这个群体。他们去欣赏交响乐的演出，订购音乐报纸和杂志，在街头巷尾的小酒馆里津津乐道地谈论前夜上演的歌剧……正是他们的努力，布鲁克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雨果·沃尔夫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们才能贡献给世人那么多美妙的乐曲。

当然，这份长长的音乐家名单上，一定少不了“古斯塔夫·马勒”的大名。



童年时期的马勒



位于现捷克境内的伊格劳市

1860年7月7日，这一天在所有音乐爱好者眼里都是不平凡的一天。波希米亚小镇卡利斯特的一对犹太夫妇生

了一个男孩，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他们为这个小生命起名为“古斯塔夫·马勒”，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名字将会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发出耀眼的光芒。

卡利斯特位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边境靠波方的一侧，这里是奥地利帝国以及后来的奥匈帝国的精华沃土所在。在马勒出生前，这里的犹太人聚居区已颇具规模。尽管当时的社会政治风气日趋开明，但是包括马勒一家人在内的犹太人仍生活在反犹的阴影之下。恰好在1860年，皇帝颁布了诏书，宣布将部分政权下放，并且采取更加自由的议会制的政体，这意味着犹太人可以更加自由地迁徙。于是，小马勒出生后不久，全家就搬到了伊格劳城定居，他父亲贝恩哈特·马勒在这里开了一家酿酒铺——出售酒类商品是社会允许犹太人从事的为数不多的职业之一。

说起这位父亲，他的暴脾气是有目共睹的。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家规，妻子和儿女不得越过雷池一步。母亲名叫玛丽，她天生就略微跛脚，常年受病痛折磨。据推测，她很可能心脏还有点儿小毛病，后来由于频繁的生育而趋于恶化。贝恩哈特原来是做运输生意的，还兼做商贩，兜售些小东西。玛丽则出身于里代奇的一个门第观念很强的肥皂商家庭。他们的婚姻是经人撮合而成的，玛丽的父母

认为这是个门当户对的好姻缘，可是玛丽并不这么想。她早已心有所属，对于当时仅仅 20 岁的她来说，嫁给贝恩哈特无疑是判了精神上的死刑。

可以想见，脾气粗暴的丈夫和郁郁寡欢的妻子之间，吵架什么的一定是家常便饭，这给孩子们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在幼小的马勒眼中，他的母亲是“温柔的化身”，而父亲则“顽固不化”。由于马勒唯一的哥哥很早就夭折了，马勒这个次子实际上是家中的长子，所以从一开始，马勒幼小的肩膀上就扛起了照顾母亲和弟弟妹妹的重任。每当母亲犯了头痛或者是遭受其他病痛折磨时，马勒就会藏在她的床后面为她祈祷。她常常责备儿子“邋里邋遢，像什么样子”，但是在丈夫发怒时她又会尽力保护儿子。

尽管这个家庭的生活中常常奏出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可是这并不能阻碍贝恩哈特——这个血管里流着商人血液的犹太人——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最初，他的酒馆是一家毫不张扬的小酒铺，迎来送往的都是社会的底层居民，比如长途马车车夫之流。由于贝恩哈特自酿的瓶装酒物美价廉，这个小酒铺逐渐站稳了脚跟，并慢慢壮大起来，后来甚至有了分店。到了 1866 年，小马勒可以骄傲地念出自

家记事便签台头上的文字了：“伊格劳的 B. 马勒，烈性酒、朗姆酒、潘趣酒、香料和醋类制造商”。贝恩哈特本人也受益于他蒸蒸日上的生意，他摇身成为小镇犹太社区里的头面人物。到 1873 年时，他甚至获得了与当地德国市民完全平等的地位。要知道，在这之前，他与德国人的关系并不融洽：初到此地时，他曾经因为与酿酒生意有关的轻微违法行为而遭到了罚款。

作为一个父亲，贝恩哈特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可一点儿也不含糊，这也是犹太民族的光荣传统。他与玛丽一共生了十四个孩子，可是半数在襁褓中就早早夭折了。活下来的七个孩子，除了古斯塔夫外分别是恩斯特、蕾波汀娜、阿洛伊斯、贾丝汀娜、奥托以及爱玛。在马勒未来的音乐家生涯中，我们将不时地看到他的弟弟妹妹们的身影。

尽管小马勒很早就显示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但是父亲坚持让儿子接受完整的教育，要求他一定得念完高中（设有拉丁语和希腊语的高级文科中学）。但是，当古斯塔夫对音乐抱有的真正热情和钢琴演奏的天赋清晰地显示出来时，贝恩哈特很容易就被亲友说服了。他对自己有这么一个天才的儿子似乎很是自得。不过我们也要知道这么做的实际效益——投资儿子的音乐教育，也许是让这个犹太

家庭光耀门楣的好机会。尽管贝恩哈特本人出身低微，但他仍然不断地努力工作，争取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当时欧洲处处弥漫着的反犹情绪让犹太阶层备受打压，贝恩哈特深知，只有依靠个人努力或者是才华，才能开创出一片天地。父亲积极向上的性格特点被马勒很好地继承下来，他的一生就是力争上游的一生。

这就是一个生活在奥地利的典型犹太家庭的图景：专制好强的父亲和温柔卑微的母亲，还有接连出生的孩子和不可避免的天折；虽然依靠经商赚到些钱，不过众多嗷嗷待哺的孩子也让家庭财政时常吃紧。作为长子的马勒注定要抛却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里奋勇前进。

## 神童诞生

1861年，伊格劳新建了一所犹太教堂，每个礼拜日，虔诚的信徒们都会在这里集会，伴随着唱诗班的歌声向神

祷告。这天贝恩哈特夫妇像往常一样带着儿子去做礼拜，忽然，在信徒们的歌声中响起了一个稚嫩的童声：

一位流浪者，  
一个旅人，  
穿过匈牙利来到摩拉维亚，  
在那里，在第一家酒馆，  
他跳起舞来，如同在水上漂。  
他跳得近乎癫狂，  
他的背包也颠起来。  
颠也好，不颠也罢，  
就算魔鬼也拿不走它。

这首混合着摩拉维亚语和捷克语的街头小调，题目是《让背包颠起来吧！》。众人纷纷停下自己的歌唱寻找这童声的来源——是三岁的小马勒！他自顾自地唱着，歌声中透出孩童特有的天真，他恐怕还不会跳舞呢，却唱起了别人跳舞的故事。歌声引起一阵骚动，玛丽的脸红一阵白一阵，贝恩哈特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愤怒，他在犹太社区中来之不易的地位不能被儿子一首冒犯的歌谣毁掉啊！

所幸童言无忌，大家都原谅了小马勒，很快教堂就恢复了秩序。但是这个故事却成了马勒家族传说中的一部分。



后来，马勒自己也很乐意提起父母跟他讲述的这件幼年趣事。难道他的首次“公开演出”就以如此粗野的方式搅乱了严肃的宗教仪式吗？

伊格劳像个大熔炉一样把众多文化融为一体，南边的维也纳、西北的布拉格、周边讲捷克语的农村都能在这儿找到自己的烙印。流浪的提琴手和波西米亚民乐团来来往往，给这座小镇带来了丰富而又新鲜的音乐。住在酒铺楼上的小马勒，推开窗就能欣赏到大街上精彩的演出。而他只要出门沿着皮尔尼茨巷的斜坡向左走上几步就能走到伊格劳那宽阔空旷的广场，那里有鳞次栉比的店铺、海神涅普顿的喷泉、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当然最吸引小马勒的是敲着军鼓、吹着小号的军乐队。

乐手们穿着色彩鲜艳、挺拔合身的军装，黄澄澄的铜扣在阳光照耀下绚烂夺目。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把手中的小棒高高举起，轻轻一挥，乐手就随着他的节拍演奏起来了。大部分乐手演奏的是铜管和木管乐器，有吹小号、圆号、长号的，吹单簧管的，吹短笛的，有时人多的乐队还有吹长笛的。有几个人负责打节奏，有的敲钹，有的敲大军鼓——把大大的鼓垂直挂在肩上，左右开弓打鼓，有的敲小军鼓——把鼓挂在腰间，鼓面朝上，两个鼓槌咚咚敲个不停。